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百大名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民國二十年十月



總發行所
上海北市
棋盤街
掃葉山房

漢書評註序

凌以楊於世無所嗜獨嗜書其所嗜書其富者曰馬子長
次則班孟堅二史蓋不獨嗜之而又能精治之以楊之治
子長史記意取古今治亂之所訓故揚摧以玉進退馬
事者凡數十百家薈而成書目之曰評林自史記評林成乃
學士大夫好史者靡集於以楊之門以楊益自喜以史
記之例之班史蓋又二年所為班史之評林亦成凡百十九卷
謂世貞之亦習之也廢乃以書請得一之標以告余既平
讀學曰孟堅止遂世所貴史哉然其書也夫入而之能為
史也所以其能為史者何夫孟堅之為史也始盡孟堅
史也後元乃為太史公其之矣始元乃後對史其之矣志

有十大家之矣夫志固無誦而它其紀傳或繫而括或
累而益或同而裁或櫟而涵漱孟堅瞿所折衷哉帝紀
之雍容弓度列傳之整潔瞻默形之乎太史公所行矣
材不必太史公或讓驅而爭先淺不必太史公或
歧趣而生詆訶勢也凡為班史者遂先為而人為如
眼雲應劭鄭汝明常昭蘇林如淳晉灼蔡謨之流至
唐顏師古而遂精且備凡治班史者三端皆盡俯而
易淺善古文奇字轉借通用之類皆事達而不可說或
紀出一家一人是之者則必旁搜載籍以攷之其義與不
易通則必精思以訓之是故服應以玉師古厥功首矣叙
事以實主有本末有節族或伏或應或開或合以至

法焉如杜常陽之於左氏則以標書之為能窺見隱微焉
次矣又次焉上者探其旨中者漸其篇下者攻其辭或出
所疑信或出所疑疑揚之未已後乃雌黃之此宋士之
所創焉 明士之所長也取事屈辭以發其意為求
備一家之此宋士之所長焉 明士之所儲也談者謂以
標必力為之乃以標弗之為也將毋過焉古之寧過而存
之意也夫以標焉厚道也談者謂西京之業獨班氏以
東京嗣焉自是而遂以李之播擊卡標觚翰者以於史
不能藉班氏之文其史夫是故僅而鈔亂乃已次焉於文
不能藉班氏之史史以文夫是故華而靡膏乃不立蓋
七百餘年而蒙之耐如也昌黎河東為善心儀之於傳毛

款叙段太尉兄一二焉然以律順宗紀說城錄抑何蕭
豔不振哉宋士徒能托之云不能托之孝迄家明為形
以閱者通又引以據者為左提右挈趙東西棄而款欲於
司馬班氏間可屈指觀也為今跡司馬氏為志古史記則
逮武以後存其殆班之可考化臭腐為神奇孰能離
之不然為盛樂一代我 高皇帝功績淹勝澤祖系之
文獻即小未祿亦不下武宣時孝為孟堅之所作則私史
耳縣官弗忍實於理而更褒借之給孝札葉盡進而為
公史今世號稱右文極治而堂選石室之副寧無一二流人間者
以能整齊其業以上據班氏之實不亦余髮種之吳止能為以據
此誤之勿令後世以所無人哉 萬曆辛巳年吳郡王世貞撰

陵氏新刻漢書評註序

史而評櫛經史訓詁楚或謂經史以訓詁爲主而
訓詁主足於經情訓詁而不復肆力於經其致足
於經耳史漢廣大浩渺而難讀評即白阿夷而易
久阿夷於史燭靈而情焉者史不復肆力也蓋讀史
坐藉三吾研而研吾楚而楚總異同坐衆說執筆勤
坐眈義而經楚燭信是於此讀者或失斯磨尺研而
研欠楚而楚附也燭史夢吻而不缺往哲史必歸經
已證史變態而不設新可史權衡是於此讀者或失
欺斂欠研史不必非而吾研史爲真欠嗜史不必非

而吾嗜飲爲真直授揮化者於尺席與坐上下其論
而執衷其旨嘗此者非潛非歆爲真得焉老長吳興
綾子稚謹錄史記評林後內學古讀而賞者半病者
半綾子意不自裁間飲問余余爲坐談曰讀讀者獨
吾妍而妍吾醜而醜而爲潛乎歆此評不必多尺妍
而妍尺醜而醜而爲歆乎歆此評不可多知獨執食
尺己之妍醜廢黜此口坐潛歆而肆力飲必得乎歆
此評者不啻乎燭而照日月坐不及也而可棄哉綾
子爽然釋豎焚歸復錄模書評林而飲余啻弁其
端

萬曆辛巳孟秋初吉沈南阿猶父書

刻漢書評註序

自古帝王經綸一代之跡其制作更革謨議必有所托以傳於後世則史是也洪荒遠矣自唐虞三代其君臣號為贊聖尚以世遠磨滅而無所寄以傳獨典謨訓誥存十一於大都孔子敘書即秦穆之微得以埒見其末而謨訓之不及者雖周宣王征伐克敵之大以及夫周官廟學郊禘之節別見於詩與周禮而未嘗撰次以襍於書蓋慎之也三代既遠春秋戰國數百年上下馳騁於兵爭詭詐以魚肉其民周之政令不行於世先王經綸天下之意漸盡無遺至漢高祖

始混一區宇開太平而其君臣露於風氣俗習未漓
之間故其區畫制割與古陳說規模材美誠有庶幾
不背於三代者蓋天下治亂常相因而清明之氣流
行於天地間未嘗絕前漢二百年間雖其中不能無
少變易亂叛而三代制治之意粹然有可觀也其立
國可不謂雄乎班固父子相繼續續作為漢書自天
文輿圖物產兵食刑法科制煩夥具備治亂端末婉
在指掌彼以其累世之勤且將藉金匱及親覽記之
竇而又以其古雅奇麗之作發其幽而謀其達孔子
於夏殷以文獻不足徵為嘆則西漢之典章歸為完

備足以師示後代者謂非固之書是賴歟後之英君
謀臣不得見三代之詳而得見西漢之所以為經綸
者不有所因以酌其宜歟固之書自高祖以迄武帝
七十餘年間猶因司馬遷之成遷之史記諫子古純
調頌其初以英倔之氣未能自伏薄游海內欲以發
其奇而其晚又以宮幽不得志而舒其憤好奇則不
純懷憤則不平故其為書於豪俠貨財兵爭以及盛
慨悲喜之間有溢於人情者雖其文足以發人意而
使其篤嗜然以聚於孔子叙書之旨與夫垂載帝王
經綸之全則以視固書不得並也吳興凌以棟以固

漢書評言
書無善本乃并敘古今之竊有題評者節埒於東末
刻之題曰評林因友人蔡生大節而以問敘於余余
謂文武之道未墜必賢者乃議其大較妍媸於句字
之間非固作書之初故余述其大者以復凌君使刻
焉覽者其或有取乎

肯

萬曆辛巳長至臨海櫻寧居士王宗沐書

漢書評註序

古今著佐如孟堅者何幸哉叔皮綴之於前大家續之於後陳宗尹敘
孟異之校文杞左右受詔於永平中爲郎典秘書優游蘭臺盡發其石
渠天祿之藏太初以後逮初以前上下二百餘年積思二十餘載創藏
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遐貫文膽而事詳可謂比董狐司馬之良而兼長
卿子雲之麗矣乃古今評者多於予長如張衡條其不識者十餘事劉
之遴錄其異狀者數十事服虔應劭等爲集注姚察項岱等爲訓纂顏
游秦爲決疑師古爲注解陸澄爲新注王勃爲指瑕房玄齡爲撮要余
靖爲刊誤楊侃爲標注至劉知幾歐陽脩所辯論有出於諸家之外今
去諸家千有餘年安所置喙哉吳興凌以棟博學善藏書承其先大夫
季默與其兄工部郎稚哲之訓佐史記評林復取評漢書者而彙次之
探逸典於酉陽訪遺編於汲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罔不讐校無論雅

代即有明且數十家稱馬班全書而序於不佞不佞謂推班氏有高名
者莫如范曄所任後漢頗負一家自言班氏雄博不可及整理未必無
愧也唐心對允濟任魯後春秋亦有史官之權甚重而班生受金等如
浮雲矣二子者曼辭自解耳烏能盡到班氏哉茲評瞻而文著詳而事
彰洗衆說之穢備一代之體讀者覽之不厭因以窺作者之心若曰善
詩者不說善易者不占無假研窮而得古心之心於數千載之上評何
贅也是管窺蠡測不達其意而師誦者古今又何限耶不佞少有史記
癖先按察公命其兼讀漢書所有班馬異同頗詳重而習之白首茫然
愧不能筆之以附諸家之末乃知班氏采經摭傳多識漢事雖其天中
使然大都祇庭訓而續家學者也以棟遠稽近迷聞古人之風而興起
寧獨班史忠臣也夫寧獨班史忠臣也夫皆

明萬曆癸未春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撰



刻漢書評註序

凌君以棟曩抱其所手次諸家讀史記者之評屬余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縉紳先生嘉其輯之工與其所自疏者或稍稍槩於心也復促之并漢書為一篇工既竣復來屬余序之予覽而評之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適逸疏宕如餐霞如嚙雪往二自齒頰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藻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剗亦往二於其複亂麗雜之間而有以極

其首尾節奏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擢筋而洞髓者予
嘗辟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
留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據則趙充
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嚴什伍飽糗糧謹
間諜審嚮導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
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之文並千年
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爰自不同太史公則劖去
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戶首為傳記且以一人
之見而上下五帝三王數千年之間故其文散亡而
所聞易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蔽且舛者亦時